

麦收时节

程公伟(邹城)

旧时,差不多从五月份,收麦就在人们的考虑和准备之中了。置身田间地头,用心端详那辛勤侍弄了半年多的金黄色麦田,人们心里不禁乐开了花,那可是一年到头最重要的期盼呀!去集上买回几把新镰刀,挨个磨得锃亮,收拾一下其他用具,早早把打麦场整理平整,再买回些酒和菜,准备工作就算就绪了。

割麦子是麦季的开始,也是重头戏。看哪块地里的麦子熟透了,就先下镰割哪块地。人们几人并成一排,挥舞着镰刀。他们躬身劳作的身影成为田地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幅美好的劳动画卷。

一块麦地全部割完后,成捆的麦子运送到场里堆放起来,然后再去收割另一块地。场里的麦子越积越多,几乎堆成小山。家家户户的麦场连着麦场,麦垛挨着麦垛,远远望去甚是壮观。

堆满麦子的场子是需要有人过夜看护的。人们一边收拾场子里的活计,一边喝茶说话,当然谈论麦子收成是少不了的话题。皎洁的月光照射下来,也为农村的夏夜增添了许多美妙浪漫色彩,相比于白天的炎热,习习的凉风也让人感到惬意。

然后就是打场、晒粮。全部的麦子割回来了,凑几个好天气,把麦子摊开成薄薄的一层进行晾晒,几天下来差不多就彻底干透了,然后就是打麦子了。套上牛或用拖拉机拉上碾轱辘,来回碾压几遍,麦粒和麦秸差不多就分家了。用木叉把麦秸挑走,剩下的就大部分是麦粒了。还有部分带壳的麦余子,再次简单碾压一下就可以了。

找一个风力适合的时间,拿一把木锨把麦粒高高扬起,在风的作用下,麦皮和尘土等杂物被风吹走,干净的麦粒则被分离出来。麦粒再仔细晾晒几次,就可以归仓了。

粮食,庄稼人的命,庄稼人的天。尽管辛苦,只要粮食能够及时收割,颗粒归仓,人们也就满足了。麦季里,有人们付出的辛勤和汗水,当然更有丰收的欢笑和快乐。人们挥舞的是镰刀,收获的却是好的收成和希望。收获粮食的农民,心里就会踏实了许多,内心总有按耐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后来,就有了打麦机,又有了割麦机。人们收割麦子再也不用那么劳累和辛苦了,镰刀、打麦场、碾轱辘等也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过,旧时收割麦子的那些场景,还时常浮现在脑海里。

金黄的麦穗,挥舞的镰刀,转动的碾轱辘,人们挥汗如雨的身影,收获粮食的欢笑和喜悦,这些都已成为麦收时节的符号和象征,也已成为与六月有关的印记。劳累、丰收、喜悦,农人们许多的情感也都包含在这里了。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路建锋(邹城)

请允许我在山坡上停留一会
我想和春风说些话
说说炎热的烦恼,说说冷寂的夜里
我怎样和一条蛇相安无事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在温暖的泥土里
我一直种植着我的高贵
尽管有时
我不得不把头颅低下来
一直低下来
而山风一直唱着歌
一盏明月
传递着千古的相思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那时,我一直想着怎样
破茧而出

蒜乡·蒜香

耿清瑞(金乡)

美丽宜人的初夏时节,迎着温柔而清凉的微风,踏着阳光、鲜花和绿意构筑的诗行,轻步走进蒜乡大地,随之扑面而来的便是浓郁的蒜香。

对蒜乡人来说,蒜香是沉浸在骨子里、流动在乡村大地上的。从头年的中秋,蒜香就开始弥散在空气中,平整好的土地,被笔直的畦埂划分成规矩的条形,如素描的画布朴素地铺展开来。朴实的乡民用粗糙的手指,捏着散发着香气的蒜瓣,小心翼翼地按入泥土,顺手抚平田垄的浮土,适当地用碾子轻压一遍,再覆一层透明的薄膜。几天后,蒜瓣萌出嫩绿的芽尖,几欲穿透薄膜的束缚,勤老的乡亲趁此机会给加把劲,用新买的竹扫帚轻轻拍打,芽尖顺势钻出头来,发着淡淡的清香。

季节转换,捱过整个冬天的雪寒,嫩芽长成小苗,依旧保持着嫩绿和清香,春节的餐桌上就有了它的位置和份量,除了与醋酱混合的调料,更有蒜苗炒鸡蛋的美味,也可切碎几棵蒜苗掺进水饺馅里,让喷香的肉味更显鲜美。

春和景明,姹紫嫣红,清风摇曳,再莅临一场稀贵的透雨,蒜苗疯狂旺长,遍地弥漫着浓浓的清香。人间四月天,蒜苗连夜拔节,蒜苔渐渐扬尾,至4月底蒜苔打卷,呈狗尾型,就该拔蒜苗了,仔细嗅闻有种草木的清香,放在口中感觉微辣带甜。

其实,真正的蒜香还是鲜蒜。剥好几粒蒜瓣放进蒜臼,适量放入盐和味精,再轻轻捣碎,汁液粘稠,那香味瞬间就出来了,忍不住用舌尖尝试,味蕾一阵翻腾,香味直入骨髓,禁不住五体通透。

拔掉蒜苔18天蒜头成熟。五月大地,蒜香飘拂,父老乡亲冒着炎热,一滴汗珠摔八瓣,昼夜忙于收获大蒜。尽管也有机械可以操作,但为了减少对蒜头的损伤,大多还是人工劳作,用特制铁铲逐个挖蒜,或弯腰弓背,或半蹲半坐,甚至跪着爬着,像一头不知倦怠的老牛,满怀丰收的希望和喜悦,“头拱地向冲”,剪杆、除须、装袋、晾晒、运输、销售……当然,也有想卖个高价暂时自家存放或入库储藏的,等待时机再作处置。

“蒜蔓蒙云生绮藤,馥郁芬芳润深岩”,愿蒜香在蒜乡金乡袅袅升腾,持续为父老乡亲开辟一条金色的路径。

做个“闲人”

张恒利(汶上)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闲居临皋,他写下“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句子。在黄州,他掬峨眉雪水以煮茶,“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有闲情,方为江山风月之主人。

在黄州,东坡先生写下的闲文雅字,不能不提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的承天寺闲游。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至承天寺,他与张怀民步于中庭,最终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慨叹。明月时时有,竹柏处处见,能以“闲人”静观,得物外之趣的人,少之又少。

“诗佛”王维,也曾发出“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水”的“闲”言。“偷得浮生半日闲”已足,他却能保持澹然的心境,观松间明月,赏石上清泉。

非闲心不能闲看。“翡翠闲居眠藕叶,鹭鸶别业在芦花。”翡翠鸟憩止于藕叶悠然酣睡,鹭鸶的啼声从芦花丛中滑出。能得如此美景者,乃闲人一枚。

热闹喧嚣的尘世,何妨学学古圣先贤做一“闲”人?骑上单车,趁着微风,沿着逶迤的小道,可徐可疾,哼着小曲,打个口哨,听雀鸟啾啾,看长堤绿草,完全放空自己,若脱笼之鹤,心情倍爽。

时间充裕的话,就去寻芳太白湖。路边、街角的一树玉兰,硕大花瓣似高擎的杯盏,盛满阳光;樱花长廊穿行,遇缤纷落英,别有一番情趣;太白湖内,水鸟翔于天宇,野鸭追逐嬉戏,锦鳞游泳,令人流连;环行太白湖,芦苇摇曳,荷叶田田,丁香袭人,所有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不愿出去,就蜗居斗室。冲泡一杯龙井,任袅袅茶香在鼻端飘荡。读一本闲书,最好是精短散文,愉悦身心。兴之所至,则铺毡挥毫,写下“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留下以上文字的人,我,乃周末一闲人也。

割麦

赵洪顺(汶上)

时常梦见小时候
那个熟悉的时刻
热浪滚滚,太阳的暴晒下
一群弯腰挥镰割麦的身影
一部分人带着草帽
也有光着膀子的
也不怕高温灼伤了皮肤
脖子上搭一块毛巾
时不时擦拭着
那些奔跑在黝黑肌肤上的汗水
一镰一镰收割着小麦
艰辛中孕育着丰收的喜悦
仿佛收割着时间的宝石

我的父辈

是那个时代劳作的中坚
如今,镰刀早已成为古董
只是,快到收麦时
父亲依然把镰刀磨得锃亮
然后默默收起
珍藏着那一段辛劳

割麦时节

公冶秀云(嘉祥)

麦以收割的方式出场
是人们最重视
最了解天文地理的时节
当金杏挂满枝头
当榴花红艳艳的燃烧
当天空飘来杜鹃的维妙
人们心头不禁掠过
是不是该收麦了

收割机一次次奔跑过后
一片片金黄瞬间归了仓
少了弯腰曲背的挥镰
少了木锨扬场的风姿
少了石碾在麦场上的滚动

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
仍在眼前
挥镰如梭
挥汗如雨

夏日咏情

房照远(汶上)

湖山一脉露苔岑,飞鸟含情百色吟。
有月新天花好润,无风篱土步游霖。
清香屏野闲心志,幽静临怀飘逸襟。
水竹逢峦皆入画,五弦怎比小浓音。

